

工作与文明,精神不离物质

北京晨报:对于朝九晚五的工人们,黄金周提供了一个小憩的机会,可以旅游,可以聚会,也可以在家睡到自然醒,享受悠闲的假日,不过,对于出行的人来说,可能休假的快乐,总会伴随拥堵的痛苦,所以有人建议增设黄金周,如果有更多的长假,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?

陈及:人类文明发展的趋

势,当然是假期越来越多。但同时也要考虑,假期和社会经济的关系,在当前的经济阶段,延长假期,必然会对工作时间产生对冲。我们仍处在发展阶段,提高生产力、增加社会财富,仍旧是发展的主线。

北京晨报:休闲的需求,产生于经济条件提升的基础上,对个人来说,生活水平的提升才会推动休

闲需求的提升,对一个社会来说,社会财富的积累,是满足休闲需求的前提,物质和精神,不是天平的两端,而是一脉相承的关系。

陈及: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,如果一个人工作十天,收入能满足他半年的生活,他当然会有更多休闲的欲望和需求,但如果食不果腹,他可能会渴求更长的工作时间,这样他才能保证生

存,越是发达国家,人们休闲的时间越长,正是这个道理。事实上,我们的节假日一共有115天,几乎是一年的三分之一,不算少了,此外还有法定的带薪年假,以最短的假期算,5天,加上两边的周末,等于又多了一个9天的长假,而且这个假期是不固定的,每个人自由选择,完全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。

■ 篇章

不经意间邂逅一段历史

步非烟
(作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教师)



我生长于成都,算是南方人,18岁到北京上学,此后的时间,大部分都在北京生活。最开始的陌生早已经消失,生活的久了,也越来越喜欢这座和成都完全不同的城市。

不像许多南方城市,有那么浓厚的生活气息,北京是另外一种气质,大气、恢弘,有笔直的中轴线,有方方正正的古城,现代化的高楼之间,也更加宽阔,充满了一种理想化的城市设计,更有一种磅礴的气势。就好像唐宋时代的城市,唐代更加大气,更理想化,就像北京;宋代的城市可能更繁华,更富于市井琪琪,但终究缺了一点儿大气,就像南方的城市。

到北京的另外一个感觉,是它的静,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静,而是夜深人静的静。可能是气候的问题,除了那些夜生活丰富的区域如三里屯,一般的街道、胡同、社区,晚上八九点之后,就逐渐安静了,人流会明显减少,而在成都,晚上九点以后仍旧人潮如织,这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

这不是说北京不如成都,北京有另外一种气息,在北京生活,是完全不同的感觉。这座城市,既现代,又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,总是会在不经意间,让人感受到它的魅力。

我记得有一回,打算去商场购物,下了地铁之后一直走,没走到商场,却不知不觉走进了一条胡同,和其他的胡同一样的,都有大爷大妈坐在胡同里聊天,听着他们的京腔,特别有老北京的味道。这就罢了,更有意思的是,胡同里有一个挺普通的大院子,但墙上有文物保护单位牌子,原来是杨继盛的故居。

杨继盛是明代的著名谏臣,曾上疏《请诛贼臣疏》,弹劾奸臣严嵩十大罪状,被严嵩诬陷下狱,入狱三年间受尽酷刑,被杀害时仅40岁。他临刑前从容赋诗:浩然还大虚,丹心照千古;生平未报恩,留作忠魂补。”

我对杨继盛挺熟悉,我的一部小说中,就曾写过杨继盛的儿子,也曾经读过他的故事,却在这么一个完全没有想到、也没有准备的时间和地点,与他邂逅了。我看到杨继盛故居的时候,里面还有人住,门口还放着白菜。

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读者,不少读者都觉得,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,但我想,这可能只是生活在北京的一个小小的日常,因为像这样深藏在胡同里的古迹,还有很多。

这或许就是北京这个城市的奇妙之处吧,千年历史,无数的历史事件,人物在这里汇聚、沉淀,历经时间的沧桑,却依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,不经意间,或许就会邂逅一段历史、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,和他同处在一个胡同、甚至一座小院子里,这种空间的重叠,会让人忽视时间的差异,恍若置身于历史之中。

工作与生产,常是线性关系

北京晨报:如果假期增多,工作时间自然会减少,如果假期减少,工作有可能会没有激情。工作让人更好地休闲,休闲让人更好地工作,它们之间,似乎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,但有时候又好像矛盾的两端,要找到平衡点,并不容易。

陈及:经济学中有一个等边际原理,就是寻找效用最大化的方法。举例来说,一个人假期之前工作的最后一小时,得到的收入是10块钱,同时,假期的最后一小时,他愿意为之付出10块钱,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,假期和工作时间就达到了最佳平衡点。当然,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,真正要寻找这个效用最大化的平衡点,会复杂的多。

北京晨报:一个人总是在工作,会非常疲惫,工作的积极性消耗殆尽,生产能力不断下降,反过来,在保证生存的条件下,如果不工作,休闲的积极性或许也会被消耗掉,不少人退休之后,依旧坚持工作,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不是他需要更多的收入,而是想让自己有事干。

陈及:在技术条件既定的前提下,工作时间和生产效率是一个线性关系,工作时间越长,生产的财富越多,反之,想要更多的财富,就要投入更多的时间,不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,都是如此。只有当技术产生飞跃的时候,这种关系才会短暂打破,直到形成新的平衡,再一次恢复到线性关系的状态。

工作与消费,未必都是正比

北京晨报:和黄金周相关的领域中,消费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,数据显示,刚刚过去的黄金周,全国旅游销售近6000亿元,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约1万4千亿元,此外还有交通、文化娱乐等销售。近年来,内需拉动经济的现象越来越明显,有人建议增设黄金周,是否也隐含着进一步刺激内需的期盼。

陈及:我觉得两者并不能简单地等同,觉得假期多,消费就多,这两者的关系更复杂,并不是正比。在生产技术一定的前提下,工作时间越短,生产的财富就越少。同时,产品的成本就越高,因为工作时间短了,生产的产品少了,但人力成本并没有降低,相应的,消费的支出就更高。这会导致一个问题,假期增多了,但人们没钱消费。

工作与休闲,生存还是生活?

北京晨报:有国外学者曾表示,生产技术的发展,使得世界上只需要少部分人工作,就能养活其余所有人。工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?如果是保证生存,可能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工作。

陈及:那要看生存的标准是什么,如果只是温饱,可能并不难达到,但要更进一步,生活的更好,显然不可能,人的需求总是在不断变化的,人处的环境,也会

促使人不断地提升收入,满足更多的需求,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致。而且,是不是真的少数人工作就能让所有人生活呢?可能并非如此,在全世界各国,就业率都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,既然少数人工作就够了,为什么还要强调就业率的问题呢?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,过去很多女性不工作,照顾家庭就行,但现在也开始普遍就业。

增设黄金周能改变什么

对话

语言的交流,是为打开思想的大门……



本版撰文:
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

北京晨报:也有一些国家,实行4天工作制,或5天工作制但每天工作6小时,而家庭休假、旅行等,在发达国家中,往往是生活的一部分,甚至有一些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先旅行一段时间,增加阅历,再去工作。这是否证明,工作时间其实是可以更短的,而在发达国家,

陈及:高福利是否更有助于

社会的发展?这是讨论了很多年的问题,当前普遍的观点是,过度的福利,未必会让社会变得更好,反而可能让社会失去发展的动力。事实上,一些高福利国家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发展乏力的特征,更有不少当地的学者担忧,当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时,他们可能将毫无竞争能力。这其实就是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的道理。

北京晨报:其实对现代化、现代生活的反思一直就有,有作家,也有思想家,他们认为工业化之后,人们过度放纵欲望,沉迷于物质消费,同时工业生产又把人们变成机器一样的生物。在今天,这种情况仍旧存在,甚至在更快地蔓延,出现“低欲望社会”之类的现象,这或许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看工作。

北京晨报:低欲望也好,禁欲系也好,反思现代生活也好,

都有他存在的意义,现代化当然有弊端,对自然的疯狂攫取,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,都是值得警醒的问题。但同时,现代化也有优点,不仅是生活需求的满足更加容易,事实上,人的个人的释放、创造力的技法等,也有赖于生产力的发达。举例来说,一个人看过楼兰古城,也看过巴比伦遗迹,他想要创作,显然就会有更丰富的创作资源。